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

餘杭陳其慄點輯

同社董治閱訂

地理二

山東圖叙

桂萼

山東古青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  
中原。而川陸則悉會於德州。自海道既廢。遂以  
其西為餽運通衢。南邳盡徐。北沂天津。歲有河



運河患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兗州水潦爲虐。則民之疾苦莫甚焉。矧京儲邊餉之外。王祿是供。六郡徵輸。於斯爲急。而青濟之間。號多鑛賊。禁戢尤難。公私蓋交病之。若遼陽自爲區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生。設衛以來。生齒稍稀。惟遷徙謫戍之人多歸焉。雖漸規恢復可也。登萊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稽之往蹟。則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蓋

嘗治閘以達安東。則避開洋之險。宜亦有可講者。

戶口 戶七十七萬五千五百五十一。口六百七十五萬九千六百七十五。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八十五萬一千一百一十九石。絲二千一百一十斤。絹五萬四千九百九十疋。綿花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斤。馬草三百八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束。鹽運司。



額辦大引一十四萬五千六百一十四引。

山東總論

萬表

夫古今之勢不同。強弱之形亦異。今之山東。視古東秦。拓地無慮數千里。長城巨防。穆陵無棣。昔之所謂關隘者。今皆爲甸邑矣。然而潢池少警。望風瓦解。雖有險固。莫之或支。豈形勢之在今者。果不足恃哉。蓋嘗考之春秋戰國之時。承太公修政之餘。繼以桓公主威定伯。民賴休息。行伍充盈。故齊地不下七十餘城。而臨淄一邑。



帶甲已至二十餘萬。蘇秦所謂連袵成帷。揮汗成雨者。是以國勢如之。何其弗強哉。楚漢之際。齊猶稱伯。自王莽之亂。山東盜起。青徐首難。旣而黃巾煽禍。海岱騷然。民塗兵革。重以石勒慕容超之殺戮。金元之竊據。齊地荒涼。削弱泊焉不振。固其宜也。國家承平百餘年。休養生息。濟南東交。頗稱殷庶。而登萊二郡。沂濟以南。土曠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萬一有如正德間流賊

之警。豈非有國者之深慮哉。昔人有言。土地。軀幹也。人民。精蒐也。精蒐完而後。軀幹固。此地利所以不如人和也。雖然。談形勢者。必稱要害。山東要害之地。凡五。臨清。南北之咽喉也。武定。燕薊之門庭也。曹濮。魯衛之藩蔽也。沂州。徐淮之鎖鑰也。登萊。邊衛。海東之保障也。守咽喉。則齊右安固。門庭。則渤海靖。謹藩蔽。則河東固。嚴鎖鑰。則南顧無憂。慎保障。則倭奴殄。患五要守而



山東可安枕也。山川險絕。又烏足道哉。

山西圖叙

桂萼

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易。表裏河山。蓋有倚扼中州之勢焉。忻代以北。虜數內侵。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宣府互為聲援。鴈門偏頭寧武。竝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賊為急。且保德河曲之間。與虜僅隔一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勅敵矣。若蔚州之鑛徒。臨晉之屯卒。潞城之逋民。竝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



然邊餉既廣。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悴甚矣。方邊卒而且叫。嗷待哺。帥臣號令。爲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

戶口 戶五十八萬九千九百五十九。口五百八萬四千一十五。

錢糧 夏秋二稅米麥二百二十七萬四千二百一十二石。絲五十斤。絹四千七百七十七疋。馬草

三百五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鹽運司額辦鹽四十二萬引。



山西

王瓊

今鴈門寧武偏頭三關在太原北境密邇虜地者也。鴈門之東北爲雲中，卽今大同府。朝廷於大同屯兵，命將鎮守，固足爲太原之屏蔽。然虜自西北馬邑而入，則大同路遠，亦不能爲之援。正德九年，虜賊大舉，過鴈門，深入崞代，逼近晉城。大同諸路兵應援不及，虜賊得利而出。正德十一年春，邊臣奏報虜賊大營移過河東，咸



寧海子住牧。山西亦報。瞭見境外烟火五十餘里。瓊竊料是歲秋必又入寇。乃預爲之備。旣申嚴宣府大同之邊備。復奏令山西嚴設守備。又奏請遣將出師。差大臣督餉。又奏調延綏兵馬過河。於偏頭關等處住劄。又奏留巡撫官。不必改調。又奏提宣府失事總兵官下獄。分布旣已得宜。人心又知警懼。是年十月。虜賊大舉。由偏頭關入寇。諸將合兵擊殺。遂有鎮西之捷。虜賊威矣。

百餘年來入寇。始遭此挫。亦足以少伸中國之

威矣。



潞州

失名

一潞州在禹貢冀州之域。堯都平陽爲甸服。春秋時爲黎國。爲潞子國。秦罷侯始置上黨郡。漢晉魏因之。在宋元爲隆德府。至我朝。洪武元年。以上黨縣省入。是爲潞州。領長子也。留襄垣。潞城。黎城。壺關。六縣。而直隸布政司。然其地極高。與天爲黨。因名上黨。山川峻險。地里遼曠。盤踞太行之上。爲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東帶鴈



門偏頭寧武等關屹然爲京師屏蔽蓋古今要害中原必爭之地也昔人謂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土勢風俗使然也唐玄宗爲別駕於此李抱真爲節度於此其爲雄藩巨鎮從來已久宋太祖之得天下也以先取澤潞及其末也以先失河東則此地之關係安危非細故矣

四川圖叙

桂萼

四川古梁州地劔閣表雲棧之固瞿塘鎖巴峽之流界以番族阻以蠻部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地饒而險阨備也然奸宄內作懸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況上列親藩重兵外戍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藩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咽喉於龍州千里轉運輒爲番蠻所遮斯則巴西之隱禍也



烏撒芒部諸夷。雖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  
黨結。數啓兵釁。且於叙瀘有唇齒之重。要在因  
俗撫綏。攜其私黨而已。乃若碉門之臂視諸番。  
播州之富藏四省。殆與蜀相爲盛衰者焉。建昌  
六衛僻處西徼。自爲粵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  
戶口 戶一十六萬四千一百一十九口二百  
一十萬四千二百七十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二萬六千六百

六十九石絲六千三百三十三斤。綿花七萬二  
千八百五十一斤。提舉司并龍州等衛所額辦  
本折色小引鹽十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引。



四川

王瓊

唐時吐蕃入寇。至長安。代宗出奔陝州。郭子儀擊之遁去。今四川松潘番賊是也。朝廷卽其地屯兵拒守。雖無深入之患。而時肆標掠邊鄙。受害轉輸供餉。全蜀病焉。必欲使其畏威遠遁。不敢侵犯。非食足兵強。有以制之。惡能然哉。且環蜀之境。皆蠻夷。如酉陽播州天全之類。國初皆置土官以羈縻之。惟叙瀘夔蠻。未曾置官。



屢爲邊患。若松潘叙瀘二賊竝侵。則調兵給餉。尤爲難也。正德四年冬。盜起東鄉。不過三五十人。有司不早撲捕。積至數千。又匿不以聞。是時番蠻少靖。而盜至數萬。民墜塗炭。逾六年始平。適瓊改兵部。覆奏諸臣功過。深究初起隱匿之罪。而寬後來失事之罰。厥後番蠻侵擾。守臣不敢匿。調兵征剿。雖互有得失。而不至大舉深入。蹂躪內地。又奏令憲臣巡行郡邑。禁止科害。撫安軍民。以固邦本。蜀之爲蜀。庶幾其小康也。



廣東圖叙

桂 萼

廣東古百粵地。蓋五嶺之外。號為樂土。由雄韶。可以向荆吳。由惠潮。可以制閩越。由高廉。可以控交桂。而形勝亦寓焉。濱海一帶。島夷之國。數十。雖時時出沒。要其志在貿易。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勤。惟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船。無事則挺身為盜。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凡以良民困於徵求。通山之禁。教治不修。



而大征數舉之過也。且密邇蒼梧。征蠻幕府在焉。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兵糧供饋。咸以待乏。況地產珠池。在廉。番物駢集。本民用所興。而內使數來采辦。民反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實貧困者。廣東是也。

戶口 戶四十八萬三千三百八十口。一百九十七萬八千二十二。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一萬七千七百

七十二石。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本折色鹽價。并引價共二萬七千二百八十兩。



嶺南策

王世貞

天下之所日中寇而尾幾不掉者。自諸邊外則莫若嶺南。夫吳越之所以中寇者。海上之奸民爲之內主也。奸民盡則寇亦從盡。非能使寇盡也。寇至而無與導者也。故吳奸民最少。最先弭。越次少。次弭。閩次多。次後弭。若夫嶺南則不然。其海寇負海以爲訐。東借日本之諸島悍夷。以爲爪牙。而西南借交趾占城闍婆暹羅以爲通。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  
蘇此其於疾也在骨節轉理之間而非可湯藥  
去也而又內結山寇以爲腹心之援山寇之爲  
巢穴累數百千計而不可窮緩則出急則遁撫  
之則陽聽招而陰爲寇我寡則彼乘間我衆則  
彼匿形而吾民介於二寇之間善事之則相與  
通有無而得爲利不善事之則併其身家以餌  
寇夫耕而出其賦稅以共官官且重徵之矣出  
其賦稅以予寇至倍而償之矣郊之民旣迫於

寇之害而不得不事寇則購郭之民以爲間郭  
之民餌於寇而樂爲間則借郊之民以爲藏故  
其始也海寇焉而已山寇焉而已今而郊之民  
寇也郭之民寇也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  
寇也此其於疾膏之下盲之上非可以金石針  
砭也夫海寇之來也彼爲客而我之除山寇也  
我爲客夫主不可以不時備而客可以不時至  
也故其便莫若先除山寇除山寇則莫若大用



兵大用兵者。合二廣。閩楚之兵。分道而悉入。窮其巢穴之所至。而蕩芟之。度其險遠。而素不爲盜者。爲置官吏以約束之。分兵以扼其要害。而後時察郭之民。爲寇偵我者。郊之民。兩屬寇者。輟而裂之。以使民曉然知從寇之害。海寇之至。茫然不知我之有無。內寇而我始得爲主。善爲主者。多聚兵以爲伏。深寇之入。而焚其舟。寇進而無與爲之導。退而歸路已絕。其氣必奪。而計必窮。夫然。一舉而殲之。此十世利也。書云。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屠牛坦之爲屠。皆衆理解也。至於髓髀而非斤。則斧皆嶺南之謂也。



廣西圖叙

桂 萼

廣西古百粵地。當嶺南右偏。三江襟帶。提封甚廣。然內給藩封。外困邊圉。而風壤氣習。又視廣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爲苗夷所。有。阻兵江道。肆爲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剽掠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喉。不足制也。若興安西延



六峒與武岡陽岡接壤。徭實據之。是爲桂林北境之患。柳慶以西。則八寨號爲盜區。洛容懷遠。竝罹毒。而賓州其襟喉矣。若右江一帶。惟岑氏最强。思恩旣已殘破。則泗城猶嬰樊之虎。計非削弱不可也。且南控遏兩江。坐躡交趾。桂筦保障。或者其在是乎。

戶口 戶一十八萬六千九百一十五萬四千七百六十七。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四十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九石。鈔一百四錠。



百粵

失名

臣按秦并百郡。嶺南有三郡。桂林。今廣西地。南海。今廣東地。象郡。今安南地也。夫自秦漢以來。所以爲中國害者。北曰胡。南曰越。然北胡之勢。實與南越不同。西北之胡。皆居中國邊塞之外。有所限制。則彼不能越其界而入我內地也。惟越之地。在古種類實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甌越。曰閩越。曰東越。曰於越。其地莽一處。其



人非一種。然自秦漢以來。所謂於越。東越。甌閩之類。皆已入中國。與齊魯宋衛無異。惟所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貴。越之境。山深而地險。猶有不盡歸王化者。時時爲郡邑居民害。蓋今日湖南北。廣東西。其郡邑皆錯列山嶺之間。與蠻夷雜居。但有險易之異耳。時或竊發。難於備禦。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隔也。臣聞按閩越。今福建地。其入職方已久。非復漢時舊矣。

然劉安所言南方濕毒。兵入其地。不待兵刃。先自病死。與夫兵至則潛藏。兵退則復聚。持久則士卒疲勦。民苦兵事。今日湖南廣右雲貴。其山菁之瘴癘。猶獠之情狀。省民之受害。實與漢時無異也。明主在上。以天地爲量。以宇宙爲境。遇有遠夷梗化。則如安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煩一戟。而威德並行。以一使之任。代千萬之師。毋使中國之民。懼虺。



蛇○猛○獸○之○毒○染○嘔○泄○霍○亂○之○病○親○老○涕○泣○孤○子○  
啼○號○迎○尸○千○里○之○外○棄○骨○無○人○之○境○如○安○所○慮○  
者○非○獨○遠○夷○之○幸○實○中○國○之○幸○也○

土官論

鄭曉

土官故隸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兵者  
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婿與妻皆襲  
永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  
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年三月土官  
宮徽號始許土官繳皇勘奏與冠裳於是介使  
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  
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卑



規取愈陋。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  
廢。嘉靖九年。皇帝斟酌情理。曲爲條約。稍  
復祖宗之舊。今攷府州縣正貳幕屬。巡檢驛  
傳。凡三百六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  
官。凡一百三十二。隸武選。隸驗封者。皆領布政  
司。武選所隸。或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維。機權  
攸寓。細大相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巡部。諸  
臣。建白日煩。紛更已甚。聰明自用。而憲典稍遺。

矣。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元孽竊據。戊申開基。尙  
阻聲教。王禕秉義。損軀傳德。沐氏父子兄弟。  
威戡惠戢。梅思祖。張統。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  
土稍開。顧其人嫫悍。不得已。因俗爲政。官其酋  
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最强。獫  
鎮南。蒙化。順寧。霑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劑  
爲難。諸甸約攝。騰衝。諸羅。窺竊尋靖。蓋自鷲川  
虛耗中土。孟養曲徇奸夷。正統迄今。益復反覆。



況投宦非人。刑法好貨。湖南滇北。將有梗隔之  
憂。至求馬湖。建昌。川陸達道。計亦晚矣。貴川本  
西夷羅施鬼國。國初靄翠宋欽歸附。乃世其官。  
山峭地瘠。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  
始立三司。當時顧成威懷有方。稍稱馴順。其壤  
地聯絡。衝冒掣肘。自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  
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讒構亂。喜禍佳兵。  
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

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  
土官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峒嶮深難擾易亂。  
彭氏富強雄脇諸司。自宋迄今構結滋廣。驕橫  
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輒議調發。所過殘破。慘於  
劇盜。官司莫敢誰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  
湖臬僉事汪濬統馭嚴飭。頗稱戢歛。以故順靖  
之禍不獨湘楚永寶之憂。豈有苗夷也。廣西當  
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窟穴盤



繞其間。左黔石二荔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  
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  
出沒剽奪。西寧梧藤諸孱卒。竟不能扼制。桂林  
之北。六洞爲孽。則北連武崗。柳慶之西。八寨尚  
存。則東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寇竊無虛  
日矣。至於右江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盧  
再叛。思田更強。姚鎮剿則贖兵。守仁撫則納侮。  
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畧。爾四川山包。劫棧水鎖。

瞿硤襟帶擁東。足稱天險。惟烏蠻阻其東南。蔓  
繞西抵。番族欲其馴順。是在調擾。龍州爲松潘  
咽喉。每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  
鼻息。顧其內黨日堅。數啓隙亂。唇齒之勢。彼得  
挾而擾我。叙瀘之間。宜有機權。携其醜類。若乃  
碣門遠引。諸番播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  
者也。論曰。明興平定四海。凡夷獠蠻獍。徭獯之  
地。西起巴東。牂牁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



南盡海上。又東跨百粵。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恃深箚。雖稍奉約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健。乍叛乍歸。苟功賞過濫。拊懷失策。雄圖自窘。狡窟益深矣。況地廣官高。擅利習兵。生齒益繁。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憂釀禍。復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典要荒。周官蕃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湟絕嶺。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闢國

陋於綏人。曲防窘於曠度。苟醜類自獲。飽煖中華。不患荼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蓄積。政多解弛。或遠嫌自潔。或求勝喜功。於是侵警日聞。師徒數起。網漏綱頽。夷夏竝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定畫疆。理則鄰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覈聞。錢穀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事於節帥。脩文德於廟堂。猶亂之憂。斯其鮮矣。



南盡海上。又東跨百粵。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持深箐。雖稍奉約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健。乍叛乍歸。苟功賞過濫。拊懷失策。雄圖自窘。狡窟益深矣。況地廣官高。擅利習兵。生齒益繁。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憂釀禍。復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典要荒。周官蕃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湟絕嶺。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闢國

陋於綏人。曲防窘於曠度。苟醜類自獲。飽煖中華。不患荼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蓄積。政多解弛。或遠嫌自潔。或求勝喜功。於是侵警日聞。師徒數起。網漏網頽。夷夏竝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定畫疆。理則鄰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覈聞。錢穀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事於節帥。脩文德於廟堂。猶亂之憂。斯其鮮矣。



雲南圖叙

桂萼

雲南古梁州裔境地。崇岡巖嶂。激澗縈紆。城郭  
人民。夷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獸駭  
禽奔。蓋人自爲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領要。  
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然  
元安路納交趾。金騰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麗。  
曲靖彈壓烏蠻。王公設險於斯要矣。而土酋大  
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桃安。北勝。鄧川。霑



益竝以兵力稱桀。向背靡常。蓋自麓川難夷。滇境麤安。則沐氏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風土絕異。兵衛漸疎。故諸羅構釁相尋。而木邦孟密亦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過。咎在撫綏失策。本無措置可言。然滇南北向中州。必假道貴陽而後進。稍值兵梗。坐令隔絕。則滇池之達馬湖。武定之達建昌。川陸具存。久而榛塞。在今日所宜亟講。而萬里投宦。類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爲

無故。此尤不可不慎也。

戶口 戶一十三萬二千九百五十八口一百

四十三萬三千一百一十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十四萬五百八十八石。黑白等鹽并額辦本折色小引鹽五萬六千九百六十五斤。



雲南蕃府

失名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爲西南夷。唐末爲南詔所據。後爲家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家。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爲蕃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爲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



司。今則爲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爲隴川宣撫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川爲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而底于南海。東南統寧遠。而境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吐蕃。所以制馭之者。南夷北狄。蓋彼中國輕重也。爲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果東。或騰衝。

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麗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人所煽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輕自棄絕矣。



貴州圖叙

桂 萼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里蠻夷竝同滇境。而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州恣其狼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芒部盤據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正算。西播夷峒之間。鴟張豕突。貽患實深。況地雜東川。烏蒙諸部。師旅繹騷。每與川湖同其災害。而軍民歲計。又大半仰給於



三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諸酋富甲他夷。地連肘腋。逞奸首禍。患起一朝。故知梟獍之資。不忘格鬪。而爭強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自相翦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國家力也。

戶口 戶四萬五千三百五口二十三萬一千三百六十五。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四萬七千六百九十

七石。洞蠻蓆布二百五十九條。



貴州宣慰使司

失名

禹貢荆梁二州之南境。天文參井分野。本西南夷地。宋開寶間置大萬谷樂總兵管府。嘉定間移府於今司治。元改置順元等路軍民安撫司。屬八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慰司。初隸四川行省。後改隸湖廣行省。本朝洪武初改置貴州宣慰司。隸四川布政司。永樂十一年改隸貴州布政司。舊領長官司十。正統四年又有貴州衛所。



轄長官司十三。隸焉。今領長官司二十二。宋普賢土人。開寶間。納工歸順。賜王爵。以鎮一方。宋景賜土人。寧遠節度使。都督。總控制邊方。苗民歸順。卒。衆贈大尉。謚忠成。孫裕。爲寧遠經畧安撫使。恩威並著。夷民歸心。元阿畫普貴之後。仕爲順元等處軍民宣慰使。以征伐功。加龍虎大將軍。封順元羅甸侯。卒。追封濟國公。宋阿重。景陽之後。仕爲貴竹長官。以其叔宋隆濟結諸蠻。

爲亂。棄家朝京。陳其事宜。大德中。爲順元同知宣撫事。後加平章政事。柱國。順元侯。克復叛逆。威著南裔。及卒。追封貴國公。謚惠宣。本朝竊翠。阿重之後。仕元。爲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兼順元等宣慰司。本朝洪武初。歸附。授懷遠將軍。世襲宣慰司。今安民其後也。宋欽。阿重孫。敬名家。古。及元時。以平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加鎮國上將軍。兼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本朝洪武初。同霽翠歸附。賜名欽。授懷遠將軍。世襲宣慰使。

平蠻碑

失名

皇明之有天下。自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中原底平。夷蠻賓服。罔弗庭者。百有三十餘年矣。貴州天池西南之一隅耳。都清貴州東南之一郡耳。洪武初。天兵南下。聞風帖爾。服王賦入王貢。迄今無虞。憲宗皇帝之末。其酋乃復梗化。輒敢弄兵於潢池。鎮之臣累請討之。皇帝猶體虞舜好生之德。弗卽加誅。使會諸臣



諭馴之。冀其來格。兩階之舞。恩至渥也。蠢爾苗  
裔。怙終弗悛。今上皇帝嗣位之四載。其酋也  
富架。重惡龍。十有二人。縱其黨四出。劫擾峒寨。  
烽輒日益急。巡按御史馮玘。愾然以聞。皇赫  
斯怒。若曰。蕞爾小醜。敢忘先帝好生之德。自速  
其亡。可終宥乎。乃詔冢宰司馬議。僉曰。茲苗自  
作弗靖。誼征不可緩。今兵食俱足。動惟厥時。帝  
若曰。我師直矣。吉在丈人。卿等其共圖之。僉曰。

副都御史鄧廷瓚。昔撫其人。諳山川要害。宜提  
督太監江德。宜監督鎮遠侯顧溥。世食其土。宜  
總其兵。都督僉事王通。又鎮其地。宜協同統軍。  
紀功實。則御史黃玠。堪其事。師宜返。取諸川廣  
雲貴。無勤遠。上皆曰可。乃命廷瓚。以壬子夏四  
月。駐輕兵。都清曩。猶冀苗之或悔過也。大哉天  
地之量也。而終迷不服。又明年癸丑秋八月。監  
督偕總兵與協同。或來會軍。如雷霆震于上。九



丹。馮于郊。誓于衆。若曰。嗟爾衆。聽無譁。茲苗敢逆天憲。厥職貢。敢後弗供。天所弗與。命予以爾衆。恭行其罰。今爾衆來矣。戍器其精。無弗善。否則有常刑。伍其嚴。無弗律。否則有常刑。於是萬人一心。越翌日壬子。師分道以進。協同與兵。備副使吳倬。領軍由楊安答千麥冲進。都指揮劉英預焉。參將趙晟。兵備副使俞俊。督軍由清平索驢撒毛進。都指揮王楷預焉。兩路竝進。壓

城境。孟冬上旬。孟我師一鼓。遂縛其酋也。富洛道。陣歿重惡龍。斬首級若干。仲冬中旬。師再鼓。又縛長脚。重窄。夜拾斬首級若干。至季冬下旬。師三鼓。又縛阿利。雞選。陣歿阿脚。斬級若干。三閱月三捷。而苗敗竄。天厭其惡。久雪成凌。草木皆冰。餘孽佈奔山谷者。皆凍餒而死。我師無復搜窟穴之榮。蠻方盡平。明年甲寅春正月丁未。班師奏捷。二月庚申。俘獻。皇情悅懌。降勅。



獎諭大賚有功。監督總兵加祿米。提督進右都御史。視南京都察院篆。協同進右都督。叅將進都督僉事。兵備及都指揮以下。皆進秩。上官軍兵皆受賞。各有差。其有事茲行。若總運督餉。方伯張廉。叅政劉肅等。叅議韓鏞。僉事羅新。古其然。各賜綵幣。又以都勻置府。獨山麻哈置州。清平置縣。以牧懷疑之民。吁。廟謨遠矣哉。未幾。鄧公以都御史總督兩廣。暇日書來示瑛曰。貴在湖南川東廣西。其人多羅鬼。則都清凝。卽鬼方之遺裔歟。其叛服無恒。今猶古蓋。其風土然也。鬼方在商常叛。爲西南諸侯之望。故高宗伐之。在今都清反叛。爲西南諸侯之阻。故皇上討之。皆義之不得已也。以義興師。故皆不勞而成。功古今豈異哉。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終



